



源於奧運 李漢源

如何視「體育」為你的事業

近年來，「體育」這個項目愈來愈成為專門課題，也因此有很多有關這項目多方面的研究：無論是大眾體育、專業體育、體育競賽、體育活動，或體育科學等等，種類之多數之不盡。體育或稱體育運動，是人類身體活動而成，其後人與人之間體力活動比較而競技比賽。筆者由年少時喜歡玩運動，至離開學校就從事與體育有關的工作——「體育傳媒」，愈是多機會接觸體育就愈喜歡體育運動，從工作中愈享受這個體育工作，除高興於工作外，同時也隨著時間覺得體育運動工作真的無限大，有極大發展空間。香港體育學院有很多不同工種工作人員從事有關體育運動專業工作，香港奧委會及各體育總會也是從事體育工作，還有各體育項目的教練及運動員，這些運動業界的工種真的不少。

雖然有些人認為，體育運動這個行業在香港除港隊運動員外，未必算是一項專業，但體育行業並不只運動員，並非一定要跑得快，或要踢波踢得好，而是可以就個別項目衍生另外一種工作，例如教練、體育記者、評述員、體育總會幹事、體育商品宣傳、運動員經理人等等，這每一個都屬於專業。到底香港有多少人從事運動行業呢？以筆者所知，沒有作過正式統計，因此沒有一個實際數字，要統計也不容易，如體育老師算是教育界還是體育從業員呢？目前很多學校及大專院校都銳意招收運動員入學，除希望他們可以為校爭光外，亦希望一班運動員退役後能有更好的發展空間，一些大專院校更開辦有關體育課程，讓對體育運動有興趣的同學入讀，而且課程相當受歡迎，收生門檻不低，想入讀也不容易。可以見到，

「體育業」在香港真的慢慢發展成一項專業。

日前到浸會大學與一班 Sport and Leisure Management (體育與休閒管理) 碩士課程的同學分享我從事體育傳媒製作的工作經驗，一開始我便告訴同學，研究「體育管理」這一課程真的是「無底深潭」，當中的專門知識及可延伸的方向更是無限，當你了解過後，便能發現向哪個方向重點發展更適合自己，而在大學得到的知識，可以使你有入場券參與很多種類工作，由小項目的計劃至大型活動組織統籌，這些工作又帶給你更多經驗，助你在事業上裝備自己，然後再更上一層樓。同場我亦有分享過去參與10次奧運會報道的製作經驗，例如如何組織香港製作團隊？如何與國際團隊合作？怎樣才能滿足香港觀眾？怎樣才能參與國際大型項目製作？等等，各同學也不斷追問各項問題，這當然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告知各同學，只能簡短重點回答，看到同學們的踴躍，也令我期待著業界的未來。

最後也希望在此忠告各有志入行的同學，雖然社會競爭劇烈，但如具創意及熱誠，認清適合自己的方向，就無懼任何挑戰，最重要的是，無論什麼工作也要用心投入，便會享受過程，獲得更多。祝願各位同學業界再見！



◆與浸會大學體育管理碩士班同學分享經驗。 作者供圖



方寸不亂 方芳

前車可鑑

韓國梨泰院的萬聖節人踩人慘案，死傷枕藉，都是花樣年華，真是觸目驚心。年前分別到過韓國旅遊兩三次，跟團大多數會到梨泰院一遊，朋友集體回憶，有說梨泰院是大學區，其中有梨花女子大學，也是熱門的觀光點，附近有不少年輕人消費的小店，這倒有點記憶；年輕人自由行去得較多，就會比較熟悉了。

有一定年紀的香港人，經歷過1993年的蘭桂坊事件，對於這種擠壓式熱鬧，至今餘悸猶存。因為有過血的教訓，前車可鑑，30年過去，香港警方在控制人流方面都比較嚴謹。

香港的急症室醫生撰文，教導年輕人遇到這種情況，應該以什麼姿勢保護自己的胸腔不受擠壓，其實在突發環境下，根本沒有時間和意識，去調整這樣的保護姿勢；所以醫生特別提醒家長，千萬不要做一件事，就是帶孩子去湊這樣的熱鬧，要做一個明智的家長。

很慚愧，本人就不是一個明智的家長，1993年的蘭桂坊事件，本人就帶著孩子幾乎身陷其中。

當年夫婦二人皆為新聞工作者，或許是職業病，每逢節慶在家閒不住，那天下班趕及迎新年，本來是準備到銅鑼灣拍些鳴炮照片，不知怎的改了去不熟悉的蘭桂坊湊熱鬧。除夕夜夜幼孩子在家望穿秋水，等父母下班一齊外出。

到蘭桂坊外圍時已過了「倒數」迎來新年，丈夫拖著大兒子快步急上，我則拖著小兒子隨後，在德己立街口，迎面而來「金毛」青年對我們喊話，上面太擠迫，不要上去啊！接著有大批人向下湧向大道中，見勢色不對，我們也稍離混亂現場……接著鳴笛閃燈的救護車與警車警燈雲霄，匯集災難地點。較早前在中區一間酒店門前碰面的時任警務處處長「一哥」李君夏也現身指揮。我們此刻心知不妙，但又想不到慘烈如此。

回想當年這一幕，是時間上的交錯，才避過身陷險境。提高危險意識，教育下一代，做個明智的父母。



大地遊走 耿麗菊

落葉之美

落木蕭蕭，無邊無涯。蕭蕭，看似淒涼落寞，其實是耽美的，深藏著一股靜氣。斜暉脈脈，無邊落葉，靜寂之秋因這曠清美顯得從容大氣起來。滿地落葉，不覺得蕭殺，卻展現著一種恢弘的氣勢，還有靜看世間滄桑的氣度。

有人說，落葉是疲倦了的蝴蝶。它到底是倦了，累了，算算，從春到夏到秋，站在高高的枝頭，拋頭露面，風來雨去，迎來送往，多辛苦。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枝頭上三季，它甘做綠葉相陪，以己之身成就花之燦爛。我信落葉不死，死便寂了。塵歸塵土歸土，從哪裏來到哪裏去。它落下去，只是回歸樸樸，回歸親愛的大地。

兒時曾有撿拾落葉的經歷，落葉於我，有著難以言說的親切。竹籃，林間陌頭，瘦小的身影，沙沙之聲，偶有一兩隻受驚飛掠起的鳥雀。小小的眼裏亦閃出一絲驚怯，瞬間又被內心的歡喜平息了。撿回這些葉子，一頓飯就有了著落，似乎看到這些葉子，就已經開到了飯香。

落葉就是這樣親切濃厚，不惜燃燒自己，來溫暖人間的貧窮苦寒。苦了，累了，倒下了，也要盡自己最後一點綿薄之力。

再一次看星爺(周星馳)的《大話西遊》，忽然覺得，從至尊寶到孫悟空的蛻變，像極了一枚葉子成長的過程。也有人說，反映了從一個男孩到男人的心路歷程。總之，都是一種成長。昔日枝

頭上嘩嘩流淌的快樂時光，在季節的大手拂過時，開始顛顛。空中爭鬥，旋轉，悟得再也回不去了，安心地落下，化作季節的絨氈，護佑大地。不是妥協，而是以天寬地闊的胸襟擁抱世界。至尊寶不也是這樣嘛，月光寶盒不行，幻想更不行，要與牛魔王相較，必得強大自己，成為孫悟空。活在現實中，苦難重重，不得不磨礪出一副如落葉般天寬地闊的胸懷，練就一套高過現實的真本事。

一直覺得張恨水《夜深沉》裏的結局讓人覺得神傷，那個劉姓人沒有得到懲治。丁二和，一個大軍閥的後代，落魄到沒有飯吃。為了養活瞎眼的老娘，在當年父親的手下劉副官的公司裏做事。劉表面上念舊情，給他安家娶妻，實則不過拿二和當一枚棋子來耍。後來，為了玩弄二和心中的戲子月容，不擇手段，致使二和家破人亡。有一千一萬個理由，值得二和他拚命。到最後，二和卻放下了那把尖刀，只在俱樂部門口的窗下站了一會兒。不知不覺已經下了雪，滿世界的銀白。

一日，看了秋光裏蕭蕭飄落的葉子，豁然懂得了這個結局的意味。想必二和的心裏和雪一樣潔淨透明，多行不義必自斃，讓天來懲罰惡人吧。血債血償，不但會加倍痛苦，還會髒了一雙淨白的手。要做的只是放下愛恨情仇，一己之冤，不讓仇恨蒙蔽，留待心中一片朗月風清，像落葉一樣愛這世間。

活著，是多麼美好的事情，如同落葉，氣宇瀟瀟，滿懷大愛。



翠袖乾坤 連盈慧

無核也是「奇異」果

這兩年來，不知是否世界各地氣候來得不正常，經常吃到的生果，味道完全不似往年，吃雞沒雞味是笑話，連香蕉也不像香蕉奇奇怪怪，老牌子和幾個不同牌子的都一樣，完全沒有軟綿綿的質感，咬下去還出現脆木一樣平的切口，最難抵受還是不見稜角形圓渾帶有青草味那一種。

蘋果嗎，也是味如嚼木，橙嗎？三兄弟也良莠不齊，也有肉厚渣多的。沒有毛的桃子桃肉必硬，皮緊貼肉的澳洲大橘亦不如過去皮鬆離肉那麼好味……

只有號稱香印的青提和巨峰黑提還可以，皮薄如蠶翼，其汁也清而欲滴，過去真假口味易辨，今日口味相差也不太多，青黑二提足可與荔枝並稱冠亞季軍了。有說價平的一定不是出自原產地，但在當地吃過，不外如是，會不會同一品種，甲原產地移植到乙產地，碰上乙產地也有原產地相同的土壤，這果便同樣優良了。

西方霸主常說什麼「知識版權」，知識真有版權，我們中國四大發明的版權就要徹底追討了，知識來自天然，也來自某一時代聰明人的發掘，

換言之，蔬果亦無版權，種子落在何方就在何方成長，記得美國的土壤本來就種不出橙，某年一個美國農產商人愛上我們新會的柳橙，種子帶到美國種不出來，靈機一觸夾以檸檬同種，才有以後的金山橙，這祖宗農商是否三兄弟就有待考證了。

從種子故事想起我們竹林七賢中的王戎，他果園的梨子最清甜，因為怕人家種出像他一樣的梨子，總先把果核挖去才賣出，只賣削過皮的酸梨吧，有人批評他，有人讚他有商業頭腦，今時今日，還有蔬果版權嗎？如果因為奇貨可居不賺外來錢，一旦果園日豐收，不賺這錢，賣不出去的果子白白腐爛後還需白付垃圾清理費呢。現在多個國家都有出產香印，而且全像孿生兄弟般難辨真假，分別在有皮脆的/肉軟的，或圓或橢圓而已，不可說翻版吧。



◆中日泰韓「青」一色。 作者供圖



石紅許

尤物天生

推開斑駁老舊的木門，塵封的流年撲面而來，廢棄的房樑破壁，仍有往事纏繞。山風吹拂，滿目青翠，花草的香氣肆意蕩漾。在打茶塢，這種置身深山的沉浸式體驗尤深。

小村坐落武夷山脈葛仙山深處，海拔在六七百米左右。

其實，這個村已經不是村了，沒有了雞犬相聞，沒有了煙火氣息，徒留下一個摺疊在大山皺褶裏的地名符號「打茶塢」。打茶塢，靜靜地偏居一隅，沒有了人間嘈雜之音，仍然張揚著植物們拔節的天籟，山間鳥語似乎更加清脆。

打茶塢原本是有人家的，也不知什麼原因，早些年，村裏人陸續搬遷到山下楊村、紫溪等中心鄉鎮了。之所以叫打茶塢，估摸是與茶有關係的。《江西省鉛山縣地名志》(1985年版)這樣記載打茶塢：「以村建於白石崗北側山塢中，以出產茶葉得名。清福建肖姓建村。後周姓遷此定居。」人來人往，沒有人再去考證，為什麼要走，為什麼要來，反正一條路去往紫溪，一條路去往楊村，人跡罕至，沒有熙攘，便沒有名利。只有一條向上的路朝聖葛仙山。

打茶塢，當年是通往香火繚繞的葛仙山的重要驛站之一。這就與詞典釋義「打茶」的意思「供應茶水」是膾合的。

打茶塢，曾經是人聲鼎沸、茶語聲聲，而今，打茶塢人去屋空，已無人打茶。寂靜與這一片茶山迎風而生，一株株攜手相映，舉舉飄搖，等待懂茶的人回心轉意，相信總會有深情的人不遠跋涉心繫打茶塢的。

山色沉寂，春去秋來，多少年後，打茶塢有幸迎來了一位新茶客，採茶時節總會入駐一段時日，他是茶商王碧輝，四十出頭，卻在茶界摸爬滾打了十多年。說起這

片茶園，王碧輝如數家珍，哪裏有幾株老樅？哪裏的茶樹去年沒有採摘？……他都瞭如指掌。身為鉛山人，他是一個偶然機會聽說了葛仙山深處有一片野生茶園，遂實地踏訪，決心重新擦亮「打茶塢」品牌，續寫河紅新「茶經」。平日裏，這片散落山間的茶園就交給山下村民上來打理，無非是除除草、理理枝，茶樹幾近自然天養，用詩意的話語來說，就是「採天地之靈氣，汲日月之精華」。

我用攀爬的姿勢尋找那一片茶樹，去表達真誠的致敬。初夏時節，沿著項源溪而上，像是踏上了一段令人期待的旅程，車子抵達不能再前行的地方，終於到達打茶塢。

察看地理環境，這是一個四面環山的山谷兒，微頭微尾的深山塢，連一塊像樣的開闊地帶都無處尋覓，一條無名山溪淙淙穿過，不問時光清淺，不捨晝夜，給靜謐的山中增添了幾分生機。

經過多年風吹雨打，留存下來的房子僅剩兩三棟，也已破敗不堪，灌風漏雨，叫人唏噓，青磚灰瓦掩映在林木叢中，房前屋後的棕櫚樹、桂花樹、樟樹塗抹著當年一地雞毛的痕跡；撥開茅草，走進磚木結構的民居，藤蔓纏繞，蜘蛛、野蜂儼然成了這裏的主人，結網布陣，飛舞其間。屋內傢俱、日常生活用具一應俱全，想必房主不願意搬去搬去，全部留給了大山，也許他們在潛意識裏想著終有一日還會回來的，如那些歸巢的舊燕。

雖說人都走了，但是這些茶樹依然忠實地守護著空落落的老屋，守護著這片人跡罕至的山塢，挺立在各個山頭，不論貧瘠，櫛風沐雨，歲歲年年肆意生長，葳蕤著從明代走來的河紅茶的基因。是它們，延續著打茶塢曾經的榮光和芬芳；是它們，負責地記憶著人類在這片土地上的生

活密碼。

面對這樣一個與塵世隔絕的地方，半山腰長著竹子，山麓下是成片的茶樹，據說就是清代原住民留下的，也有說是更早的年代留下的，看那一株株老樅，枝幹上布滿苔蘚，有人分析認為至少在明代。我問王碧輝，他笑了笑，不置可否。

思考間，我還一邊在打茶塢採摘了一袋茶青，帶回城裏烤製成不綠不紅、不青不黑的茶葉，也不成條索，色澤暗淡，有些差於示人，好是在自己喝，就無所謂了。當時面對一堆茶青，沒有任何製茶經驗的我無所適從，突然看到桌子上的電熱暖暖杯，便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將一把茶青放進杯子裏試溫慢烤，過一會兒就輕輕攪拌一下，茶青的顏色慢慢變成了灰黃也夾雜著原本綠色，待乾燥後，茶的獨特香味已從杯子裏飄了出來，滿屋瀟瀟，我是開了又開，喜不勝喜，於是如法炮製繼續烤茶，一個上午下來，終於將茶青烤製成了乾茶，大功告成，悉心收納裝進了一個不大的玻璃罐，蓬蓬鬆鬆足足有一瓶，估計有一二兩吧。

打茶塢，不經意間，讓我獲得了勞作後帶來的收穫和喜悅。欣賞著自己歪打正著弄出來的茶葉，有一種成就感，真想逢人就自我表揚一番。最好的炫耀就是，每天泡一盞茶，泡開了尋常日子的芬芳，感覺生活也充滿了情趣。來了客人就一起分享，那些有打茶塢的茶葉的日子，每天都在茶香中回味打茶塢的雲霧山濛。

也算明白了，畢竟深山出好茶，原本並不是我的手藝有多高多好，而是茶山海拔高茶青品質好。好比在鄱陽湖裏打魚，簡單質樸的湖水煮湖魚，那是一道揮之不去的湖鮮，那是刻在一方水土一方人舌尖上的美味記憶。「休對故人思故國，且將新火試新茶」，或許也是打開深藏在血脈裏的嗅覺尋根問祖。



獨家風景 呂書練

懷念偶像

特區政府宣布明年舉辦首屆「流行文化節」，確是個好時機。一來新政府運作一年，各方合作有了基礎，香港由亂到治之後，市民盼望的是如何由治及興，從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流行文化著手，相信是最能凝聚人心的。

而且，明年是兩大兼具實力和偶像派巨星「哥哥」張國榮和梅艷芳英年早逝20周年，即使政府不做，民間也會舉行大型紀念活動。這兩位已故巨星確有代表性，其個人魅力也渾然天成，這並不抹殺他們自身的努力，粉絲對偶像生前的追捧、迷戀、欣賞，到對其故後的緬懷、紀念、追憶，是人性中無法泯滅的情緒，這正構成人性中美好的一面。

尤其是張國榮的粉絲，是跨國界、跨年齡、跨性別的，其深情和長情程度，不是親自接觸，難以想像，也很令人感動。我因為在千禧年創辦流行雜誌，並於創刊號取得張國榮的獨家專訪，深度訪談逾兩個小時。結果，該創刊號還沒推出，粉絲們看到出版前的地鐵廣告，就以數十本計的單位預訂。3萬本的創刊號上市不久，即一掃而光；日本粉絲「掃不到貨」，更上門要求加印……雖然我們之前知道「哥哥」的號召力，但反應之熱烈

仍超出想像。

張國榮逝世後，其各路粉絲會組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追憶、紀念活動，我因為寫了那篇獨家專訪《等待左右對手》，很榮幸地受邀出席數次，親自在現場感受到那種愛和惜的熱烈氣氛。有些還把自己收藏的哥哥傳記和海報送給我，其中一位杭州來的女孩更致電來，親自登門見我，並送小禮物，要我跟她談談那次訪問的情形……她們顯然把對哥哥的愛投射到我這位訪問者身上，令我受寵若驚。

之後，那篇專訪長文完整地網上瘋傳，他們甚至將之翻譯成日文、韓文，還很尊重地把整個專訪製作的工作人員名單都列出來。種種這些，並不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去，每年4月初，中環的中華東方酒店門外都放置不少花環花園，留言情深款款。當中不只是少女少男，很多是成年人乃至長者，這顯然不是簡單的迷戀，當中更多的是理解、欣賞，理解偶像的心情和行為，欣賞他的才藝和人品。其實，這些粉絲行為同樣構成流行文化的內容。

流行文化節正好是個平台，讓曾經牽動港人心情、唱/說出市民心聲的流行文化巨星的神采重現，精神永在，也刺激新一輩演藝人員的創作，令香港這項寶貴遺產傳下去。



琴台客聚 伍卓榮

終於仆了一次街

離開鳳島之後，我與燕婷夫婦一行3人3狗開始返程，因平潭離我家有近1,000公里的距離，我們又皆是自由身，便決定走走停停，在途中住上一晚。

新近結交的小友高居雄得知我們返程要經過泉州，盛情邀請我們去安溪的大龍門森林公園遊玩，知道我們開的是房車，便告訴我們那裏有一個極好的房車營地，這一來引起了我們的興趣，中途轉去泉州。到了居雄極力推薦的地方，收穫最大的並不是與我居住了多年的梧桐山相似的森林公園和房車營地，而是一頓幾乎全是素菜的山中野味，這一頓我們幾人你爭我搶、毫無吃相地把一桌菜吃至光盤，令得身為主人的居雄差點以為我們在此之前一直沒吃過飽飯……

儘管如此，第二日一早，我們仍舊婉拒了居雄請我們多住幾天的好意，很執著地踏上了歸途。後來我想，我那天若是不那麼執著地要回家，大抵就不會「仆街」了。

路上一直很平安，直到離家還有200多公里，亦到了午飯時間，我們的「司機」江山照

例將車駛進了服務區，燕婷從冰箱裏拿出食物，打開微波爐，開始張羅我們的午餐，下車遛狗的任务便落在了我身上。

那是我第一次單獨在服務區遛燕婷家的兩隻小狗。與我家狗寶的安靜乖巧不同，燕婷家的兩隻狗等不及我下車穿好鞋，就迫不及待地朝馬路邊的草地狂奔而去，遛狗的我成了被狗遛的人，一路跟踉跄跄地跟在狗身後，鞋未穿穩，路也不平，兩隻狗一使勁，我一腳踏空，便狠狠地「仆街」了——兩隻膝蓋跪倒在地，臉頰「咚」地一聲撞向地面，頓時感覺火辣辣地疼。

燕婷在驚聲尖叫以後神速地從房車上跳下來奔到我身邊，我趕緊就勢爬起來，馬上將臉轉向地，請她檢查我的臉有沒有破皮，因為擔心破皮後會留下疤痕而導致破相……在遭到燕婷的白眼後回到車上，燕婷拿出急救包給我擦藥的時候我才發現，臉上雖未破皮，但牛仔褲的膝蓋處破了兩個大洞，褲子洞裏的膝蓋也破了兩個血淋淋的大洞。燕婷給破洞裏的傷口上藥不方便，想讓我換條褲子，我便大手一揮，用剪刀將兩條褲腿的下半截剪去，長褲變中褲，

上藥和包紮就都不受影響了。燕婷又笑，覺得這樣一來，我原來穿起來顯得有點老土的長褲頓時就變得時尚起來了。

後來回到家，因為要補回在路上「仆街」流血的損失，素食多年的我在燕婷的勸說之下又破戒吃了一點魚肉，喝了一點魚湯，居然沒有像往常一樣硬了暈便上吐下瀉，又算得是這次「仆街」後的一大收穫了。

再後來全國各地的疫情不斷加重，我們在回家途中最後逗留過的地方和我「仆街」的地方亦發現了一些病例，於是我接到了3年來防疫部門打給我的第一個電話，請我去醫院檢測核酸證明自己沒有在當地被感染，我因此覺得自己終於不再是個被世界遺忘的人，高高興興地去做核酸檢測，證明了自己的「清白」和「存在」。

從前看周星馳(星爺)的電影，很多片子裏都有星爺設計的「仆街」場面，每一個場面都能「仆」出一個喜劇經典，而我這次不經意的「仆街」，雖然未曾「仆」出經典，但也算是為我們趟旅程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並令我們樂在其中。(福建漫遊記之四)